

《〈三体〉中蕴含的神话思维特征——以“水滴”为例》

GUO YAXIN (郭雅馨)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摘要:

本研究聚焦于《三体》中的技术造物“水滴”，探讨其中蕴含的神话思维特征。在现有的神话思维研究中，学界存在“神话思维是一种原始思维”与“神话思维与现代人思维并无太大差异”两种观点，本文尝试对两种观点同时进行回应：科幻叙事对于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使人类被迫回到一种近似于原始人的生存机制中，在这种境况下，人类实现了一种对于原始思维的复归，同时这种原始思维模式的载体是现代人。因此科幻叙事中的神话思维体现出一种既具有原始性，又以现代人为载体的兼顾模式。本研究通过结合文本分析与神话学相关理论，尝试阐释“水滴”在形象、情感、集体性层面的神话意象建构及直觉认知机制。研究发现，科幻对生存空间的拓展使人类在认知上被迫回到一种近似原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水滴”成为一种神话意象，人类在面对水滴时的认知模式呈现出神话思维的特征。最终得出结论：神话思维并非仅存于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而是人类面对未知时长期存在的一种心理机制，与现有的神话思维研究形成对话与补充。

关键词：科幻、神话思维、刘慈欣、《三体》、水滴

第一节 研究背景：刘慈欣《三体》故事与“水滴”述要

“水滴”是《三体》中虚构的一个科技造物，相关情节如下：《三体》以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之间的生存斗争为主线，三体文明因为其居住星球的环境恶劣，为了更好的生存，选择对地球进行殖民，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为了守住自己的家园，与三体文明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水滴”则是三体文明在抵达地球之前，向地球派出的一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没有直接降落在地球，而是停留在地外轨道上。由于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的技术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人类无法判断出这件探测器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武器？一个和平的信号？一个摄像头？人类据此展开了诸多猜测，并且尝试通过技术手段捕获这件探测器。

在成功捕获探测器后，几乎所有人都沉醉于探测器的外形之美：“探测器呈完美的水滴形状，头部浑圆，尾部很尖，表面是极其光滑的全反射镜面，银河系在它的表面映成一片流畅的光纹，使得这滴水银看上去简洁而唯美……当全世界第一次看到探测器的影像时，所有人都陶醉于它那绝美的外形。这东西真的是太美了，它的形状虽然简洁，但造型精妙绝伦，曲面上的每一个点都恰到好处，使这滴水银充满了飘逸的动感，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宇宙之夜中没有尽头地滴落着……美总是和善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宇宙中真有一条善恶分界线的话，它一定在善这一面……它是三体世界发往人类世界的一个信物，用其去功能化的设计和唯美的形态来表达一种善意，一种真诚的和平愿望……于是，人们给探测器换了个称呼，形象地叫它‘水滴’。在两个世界中，水都是生命之源，象征着和平。”¹

因此，人类将这件探测器命名为“水滴”。在这一阶段，人类认为水滴是美与善的，它是一个和平的象征。整个人类社会据此调整了

¹ 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页 293。

对待三体文明的态度：“公众对三体世界的感情，开始由敌视和仇恨转向同情、怜悯甚至敬佩。人们同时也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三体世界的十个水滴在两个世纪前就发出了，而人类直到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它们的含义，这固然因为三体文明的行为过分含蓄，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被自己的血腥历史所扭曲的心态。在全球网上的公民投票中，阳光计划的支持率急剧上升，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火星作为三体居留地的强生存方案。”²

接下来，将水滴成功捕获后，人类开始派出科学家尝试接触水滴，然而事情在此时出现了巨大的反转，首先，一名名为丁仪的科学家对“水滴”产生了质疑，他说：“我感觉不好。”³他说不出来原因，这种感觉是一种出自直觉的判断，是一种面对危险的本能。

在科学家质疑之后，“水滴”突然对地球舰队发起了进攻，导致人类伤亡惨重。在一切尘埃落定后，人类这才发现，原来“水滴”不是什么和平象征或者美的造物，它是一个武器。人们也在这场战争中深刻体会到了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之间的差距——三体文明仅仅用一枚小小的“水滴”，就攻破了倾人类之力打造的宇宙舰队，这种对比是触目惊心的，三体文明极高的科技水平对人类而言，几乎像是神明。从三体舰队开始向地球进发，人类社会就一直存在着一种声音，认为三体文明是来拯救人类的，三体文明高超的科技水平可以带来“神”一般的救赎，这些人成立了一种类似宗教团体的组织，名为降临派。

而在这次“水滴”的进攻后，人类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三体文明的强大技术手段，“水滴”变成了一种近乎于神话的造物，在人类认知中，它开始具备神性，原文这样写道：“在人们的印象中，水滴是一种具有神性的东西，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也是人不可能接近的，末日战役前，唯一一次与水滴进行零距离接触的人都已灰飞烟灭。”

² 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页295。

³ 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页300。

以上是《三体》关于“水滴”的情节描述，它从一个全然陌生的造物，到人类想象中美与善的象征，再到拥有神性。由此，作者完成了对于“水滴”的全部塑造。

第二节 研究目的：关于神话思维是原始思维还是现代思维之仲裁

关于神话思维的研究，学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神话思维是原始先民特有的一种思维结构，与现代人类的思维方式之间不能画等号。神话思维处于人类思维发展过程中一个较为早期的阶段，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神话思维在人类思维结构中逐渐消失。王增永在《神话学概论》中提出：“经典神话理论认为，神话是原始文化，是原始先民的文化精华。神话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有关神灵的叙事作品……神话思维是原始思维的一部分，在原始思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⁵相关理论有吕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 1857-1939）的“原始思维”理论：他认为原始思维是一种前逻辑模式，它不遵循现代逻辑，混淆生命与现象，主我与世界。神话思维正是这种思维结构的集中体现。⁶国内学界中林惠祥将神话称为原始心理的产物，邓启耀认为神话思维属于人类思维的“前综合阶段”，等等。

同时，学界也存在着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始先民的思维能力与现代人并无太大差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在《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中提出：“神话思想中的逻辑同现代科学中的逻辑一样严密……神话和科学中存在着同样的逻辑过程，人类从古至今都一样睿智地进行思考。”⁷国内部分学者从符号学理论出发，认为原始先民使用的符号与现代人同样丰富，这证明原始思维和现代人思维之间并无鸿沟。同时，随着人类进入数智时代，计算机语言所使用的“0”和“1”的二进制代码契合

⁴ 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页307。

⁵ 王增永，《神话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页4。

⁶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页31。

⁷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页69。

了神话思维中的二元对立规则，元宇宙在时间、空间方面的扩展则为神话开拓了新的叙事维度。从相关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无论神话思维是否是原始先民特有的一种思维，但科学技术的进步，无疑为神话思维的复归开辟了新的通道。

科幻小说作为一种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文学类型，它的创作思维自然也包含了神话思维的复归：在中国科幻作品中，部分创作者选择重构神话叙事，将上古神话融入科幻文本，比如长铗的《昆仑》，重新演绎了西王母神话；有的创作者着意描写超出现有认知水平的新型科技，通过陌生化等手段，赋予科技以巫术特征，成为一种新型神话；因为科幻小说开拓了传统文学的叙事空间，将叙事提升为宇宙层级，在宇宙范围内探寻人类起源、生存灾难与征服自然等母题，这就塑造出了新的起源神话、灾难神话与英雄神话。

刘慈欣作为中国科幻作家的领军人物，其作品无疑是中国科幻研究的重要文本。在他的代表作《三体》中，体到了一个名为“水滴”的造物：“水滴”是三体文明派遣至地球附近的一件科技产品，因为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之间的技术差距，人类无从判断“水滴”到底是什么：它是一枚探测器？一件武器？还是一个和平的象征？又或许，它只是一件单纯的艺术品，一个美的造物？人类围绕“水滴”展开了许多推测与试探性接触，在这一过程中，“水滴”逐渐具备了神话性质，在关于“水滴”的情节描述中，显现出一种神话思维。

本文将结合相关文本，分析科幻小说《三体》中蕴含的神话思维特征。并尝试论证：科幻叙事中的神话思维体现出一种既具有原始性，又以现代人为载体的兼顾模式。

第三节 研究问题：“水滴”中蕴含的神话思维特征

以下将运用文本分析、类型分析、比较分析和理论批评等研究方法，从神话意象和直觉思维两个角度出发，分析“水滴”蕴含的神话思维特征。

一、“水滴”蕴含的神话意象特征

意象性特征是神话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神话意象往往由二元结构组成，即“意”和“象”。⁸“意”代表意义，是人们附加在客观形象上的情感观念；“象”代表物象，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形象的直接摹写。

以《山海经》中的“文鳐鱼”形象为例，《山海经·西山经》记载：“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长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⁹文鳐鱼的形象类似鲤鱼，有鱼的身体和鸟的翅膀，白头红嘴，声音像鸾鸡，吃起来味道又酸又甜。以上是对文鳐鱼外在形象的客观描写。“见则天下大穰”是说见到文鳐鱼就意味着大丰收，在文鳐鱼的形象上附加了“丰收”的观念，文鳐鱼成为一种象征丰收的神话意象。

《三体》中的“水滴”作为三体文明发射至地球的科技产品，人类在观测它时，同样进行了外部形象的描述和情感观念的附加，使之成为一种“意象”。

(1) 形象特征

“形象”是神话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话意象的构建过程中，“形象”的塑造往往与类比思维相关，以《五运历年记》中记载的盘古化生万物的神话为例：“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甬。”¹⁰

这一神话显现了神话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类比性。王增永在《神话学概论》中这样描述神话思维的类比特征：“类比思维是原始

⁸ 王怀义，〈论中国史前神话意象的构象方式〉，《民族艺术》2015年第2期，页137。

⁹ 袁珂，《山海经校注》（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页37。

¹⁰ 袁珂，《中国神话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页109。

先民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对神话之万物有灵观的解释，服从于更加广泛的概括。……这种解释属于那种伟大的类比论。神话思维具有类比性。”¹¹

根据上文所引的盘古化生万物神话，“呼气化为风云，声音化为雷霆，眼睛化为日月，躯体化为山岳”，其实都是实物外形的类比。在神话思维的类比中，即使事物之间在本质上毫无共同之处，但只要在外观形态上有某一方面相似，两者就可以进行类比，事物的本质属性是否相同或者近似并不重要。¹²

在《三体》中，当人类第一次接触三体派来的科技产品时，因为完全无从判断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只能先从外部观察下手：“探测器呈完美的水滴形状，头部浑圆，尾部很尖，表面是极其光滑的全反射镜面，银河系在它的表面映成一片流畅的光纹，使得这滴水银看上去简洁而唯美……美总是和善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宇宙中真有一条善恶分界线的话，它一定在善这一面……于是，人们给探测器换了个称呼，形象地叫它‘水滴’。”¹³

在认知科学中，类比可以分为“表层相似”（如外形、颜色）与“结构相似”（如因果逻辑或关系模式）两类。结构特征（**Structural Features**），即在决定问题解决方案方面起因果作用的特征，与显著的表层特征（**Salient Surface Features**），即未发挥因果作用但显眼的属性，都影响人们在解决问题时自发选择类比对象。¹⁴

而在人类对“水滴”的命名过程中，可以发现其中的类比思维，这种类比首先是一种实物外形的类比，即表层特征的类比。因为它“呈完美的水滴形状”从而将这件科技产品命名为水滴，这之间并不存在着本质属性的相同或相近，人类完全不知道这件科技产品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作者在原文中的用词“‘形象地’叫它水滴”也充分表现出

¹¹ 王增永，《神话学概论》，页 63。

¹² 王增永，《神话学概论》，页 64。

¹³ 刘慈欣，《三体 II·黑暗森林》，页 293。

¹⁴ Holyoak, K. J., and K. Koh. 1987. "Surface and Structural Similarity in Analogical Transfer." *Memory & Cognition* 15 (4): 332.

人类对水滴的认识是一种形象上的表层认知。

同时，这种类比还蕴含着一种从已知推想未知的思考，即结构相似的类比。比如神话中共工怒触不周山导致“天柱折”，神话中天和房屋类似，都有柱子支撑，这就是从对房屋的认知推想对天空的思考，由已知推想未知。如果从学界部分学者所认为的神话思维是一种原始思维的角度出发，由于文化积累的局限，这种先民的类比推想应当与逻辑推理相去甚远。而在《三体》的描述中，人们对水滴的认知其实也是一种“逻辑推理相去甚远”的类比思考，因为人类与三体文明的巨大技术差距，人类并不能及时判断“水滴”到底是什么，只是通过“已知的”对水滴外形的认识，感到了一种审美共鸣，从而认为它“一定在善这一面”。这种认识方式与神话思维中的类比性不谋而合，通过已知推及未知，并且是一种最直观的感受，与逻辑判断无关。

除了上文所述的两种类比思维特征，“水滴”的形象特征还有第三种诠释空间，即“水滴”是一种自然形象。从上古神话出发，神话意象的塑造往往与自然息息相关，这是上古先民对自然的复杂情感造成的，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先民对自然显得更崇敬也更恐惧。而《三体》中人类面对的生存空间超出了传统文学的范畴，从地球提升至宇宙层级，“自然”不再只限于地球环境，被更庞大的宇宙空间代替，这时人类对自然的情感其实实现了一种先民情感的复归，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类对宇宙自然既敬畏又恐惧，从而创造出新的自然神话，并且在情感上将自然神理想化，希冀得到庇佑。

“水滴”这一形象正寄托了人类的这种情感，一方面，人类对于三体文明的科技水平感到陌生和畏惧，因此用“水滴”这种人类熟知的自然形象对其科技产品进行描述，能够冲淡对未知的恐惧，另一方面，这也寄托着人类的理想化想象，水意味着生命之源，人类用水滴命名三体文明的科技产品，正是希望三体文明能够对人类报以友善。

(2) 情感特征

上文分析了“水滴”的形象特征，在神话意象的构成中，除了形象这一组成部分之外，还有情感。在这方面，首先要引入王钟陵提出的“意象图式”说，基本观点为：意义和形象是同步生成的，意义是生长于形象之中的，而不是意义外在地寻求一个吻合它的形象。¹⁵他强调，神话意象当中的“意”，即精神内核和情感观念，应当生成于形象内部，而非外在于形象。由此可以看出，神话思维中情感的特殊性在于情感的生成顺序，情感生成于形象内部，而非先于形象出现。

在王钟陵的观点中，“意”外在于形象，即“意义对于形象的寻求的情况”，是“逻辑思维有了巨大发展，人类所构建的文化-意义世界相对丰富阶段以后的事”。¹⁶然而在《三体》描述的情节中，虽然人类的思维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从未有过的高级阶段，但是在面对“水滴”时，依然使用了古老的神话思维，即“意”生成于“象”的内部。

原文中这样描述人类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水滴”时的情况：

“当全世界第一次看到探测器的影像时，所有人都陶醉于它那绝美的外形。这东西真的是太美了……它给人一种感觉……美总是和善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宇宙中真有一条善恶分界线的话，它一定在善这一面。”¹⁷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对“水滴”的情感生成过程：是因为看到了它外在形象的美，从而认为它必然是善的。“善”这一情感观念从水滴的形象中生成，情感生成于形象内部，而不是先有意义再寻求形象。这就遵循了王钟陵所说的“意义和形象同步生成”的情况，同时也可证明，神话思维依然长久存续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中，只是在现代社会中较少使用，但是在少数条件下，神话思维依然会复现于现代人类思维之中。

这种神话思维的复现需要一些极端环境作为契机，而科幻小说特

¹⁵ 王钟陵，〈神话思维的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页3。

¹⁶ 王钟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97。

¹⁷ 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页293。

有的时空环境正好提供了这种契机——生存空间的无限扩大、时间的非线性结构、以及宇宙道德中对原始生存法则的重新提倡，都迫使人类再次回到类似于原始人类的生存阶段，从而诱发出人类的原始情感。

这种原始情感，在《三体》关于“水滴”的描述中主要表现为动物性和儿童心理。

关于动物性，《神话学概论》中将其解释为“类人猿进化成人以后……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生物规律的限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的心理还保存着强烈的动物性，他们还没有摆脱动物心理的束缚，心理的惯性使他们还保持着动物心理的思维方式”。¹⁸

所谓动物心理，行为生态学研究表明，在自然环境下，动物（包括高等动物）倾向根据环境条件进行本能决策。就生物适应性而言，这些决策往往比缜密思考更有效。同理，在这种生存挑战极高的陌生环境中，人类思维可能被生理状态和环境因素限制，导致人们更多选择类似动物心理的应对方式，即本能反应。

在《三体》塑造的生存空间中，人类已经开始尝试在宇宙中寻找新的居住地，但是当人类进入宇宙环境后，身体受到的限制比在地球上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这就使得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上生物规律的限制”，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进步，人类在地球上受到的规律限制越来越少，但是当空间维度提升至宇宙层面，人类就不得不再次回到极度受限的境地中来。

这种生存环境的剧烈改变，会导致人类高级心理功能的退化。根据认知科学理论，人类高级心理功能依赖文化工具的（如语言、思维符号等）发展，但如果环境无法提供文化支撑，高级功能的作用就会被削弱，心理机制可能退回到更低级、本能式的反应层次。¹⁹

这种心理功能的退化带来了一种动物性的复归，当人类开始尝试

¹⁸ 王增永，《神话学概论》，页 70。

¹⁹ Kolstad, Arnulf. 2013. "Huma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versus Animal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y* 4 (5): 488.

在宇宙中谋求生存，原有的认知能力与知识系统常常失灵，只能使用最原始的方式对外部进行感知。在下文关于直觉思维的分析中将重点描述这种类似于原始思维的神话思维方式。同时，这种动物性也是一种对于原始生存法则的复归，《三体》营造的宇宙法则生存法则极为残酷，有时人必须抛弃文明规训，以一种野兽的方式才能在宇宙中生存下去，原文将这种情况称为“非人”，这种非人的身份在时间维度上时双向的，一方面，它是人类适应宇宙的一种心理进化，但另一方面，它其实也是对原始人类心理的一种回归。

关于儿童心理，在关于“水滴”的描述中主要体现为一种巨大科技差距下表现出的无知性。在上文分析“水滴”是一种自然形象时提到，人类用一种自然形象为水滴命名，是出于恐惧、未知以及一种理想化想象。人类文明之于三体文明，就如同儿童之于长者，人类在“水滴”这一科技造物中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无知性，并伴随衍生出了许多幻想。这与原始先民面对自然时的情感是类似的——在神话思维中，思维主体常常把主观倾向强加给思维对象，形成心理与自然、主观幻象和客观映象混为一体的结果。²⁰而在现代人的心理阶段中，当人们处于不成熟的儿童时期，这种思维模式也常常出现。在《三体》中，人类面对“水滴”这一造物时，宇宙空间的陌生化、三体文明的技术差距等多重因素叠加，使人类重新回到了近似于儿童心理的状态，将自身心理和客观现实混为一体，从而做出了“‘水滴’一定在善的这一面”这样的判断。而最终，“水滴”的真实身份也再次验证了人类的这种儿童心理——“水滴”不是什么和平使者，也不是什么美的技术造物，而是三体文明派来攻打地球的武器。人类在三体文明前显现出的童真与无知，正是儿童心理的验证。

（3）集体性特征

上文分析了人类在面对“水滴”时表现出的儿童心理特征，这种心理其实是一种集体性心理。在人类与“水滴”进行初次接触后，因

²⁰ 王增永，《神话学概论》，页 71。

为“水滴”没有进行任何攻击性行为，人类便判断“水滴”是一个和平的礼物，从而作出一系列举动，原文这样写道：“……现在可以确定它是三体世界发给人类的一件礼物，以这个文明很难令人类理解的表达方式发出的一个和平信号……世界再次欢腾起来……地球文明已经拥有了坦然面对各种敌人的自信……联合国和舰队加快了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两个国际开始联合组建人类代表团。这一切，都是在水滴被捕获后的一天内发生的。”²¹

“水滴”作为三体文明派来的一个未知的技术造物，当全人类在面对它时，人类代表了一种种族身份，一种和三体文明相对的种族身份。这也就导致人类做出的关于“水滴”的判断具有集体性，是一种全种族的判断。无论是“水滴”的命名还是后来人类在面对水滴的态度上，都具备了这种集体性。

集体性是神话意象的重要特征。神话中的意象，往往是一种集体意象，以《山海经》中记载的凤凰神话为例：“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²²

“见则天下安宁”，凤凰作为一种神话意象，有吉祥之意，这种吉祥意味取得了集体的广泛认同，无论是神话还是后世的历史记录中，凤凰都有着祥瑞的意味。同时，凤凰在历史演进中成为了一种图腾，作为一种祥瑞象征广泛出现于各处，能够引起人们对于相关图腾的敬畏和崇拜，并且希冀图腾的保佑。最后，凤凰作为一种意象，反复出现于各种神话之中，成为一种类化意象，是祥瑞观念的类型象征。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神话意象的集体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取得集体承认；二、能够引起主体对于客体的情感，类似于图腾崇拜；三、神话意象中具有集体性的意象往往也是类化意象，这类意象在神话中反复出现，是某种类型观念的集合。

²¹ 刘慈欣，《三体 II·黑暗森林》，页 295。

²² 袁珂，《山海经校注》，页 14。

在《三体》关于“水滴”的描述中，随着情节的推进，“水滴”也在逐步具备这种集体性：首先，“水滴”的命名和其内涵都取得了全人类的集体承认；其次，人类将“水滴”看做三体文明派来的和平使者，认为它代表了善与和平，“水滴”引起了人们对于三体文明的善意情感；最后，随着文本内容的推进，“水滴”逐渐成为了一种类型化的象征，象征着强大与未知。

在后期对于“水滴”的描写中，“水滴”的真实用途被公开：它并不是三体文明派来的礼物，而是一件极具杀伤力的武器，人类舰队在水滴的攻击下伤亡惨重。到这里，“水滴”的内涵随之一变，人们在面对“水滴”时，感受到的不仅仅再是单纯的美，还有对于未知的敬畏和恐惧。“水滴”成为了一种更具宇宙意味的象征，它既代表了宇宙之美，也代表了宇宙未知中的残酷和危险，人们开始用“水滴”进行类比和象征，比喻一些同样美、未知而危险的事物，到这里，“水滴”彻底成为了一种神话意象，甚至近乎于图腾，具有某种宗教性质。作者在原文中写道：在人们的印象中，水滴是一种具有神性的东西。

23

二、“水滴”蕴含的直觉思维

第一节从形象特征、情感特征、集体性特征分析了“水滴”中蕴含的神话意象特征。“水滴”在文本中成为了一种神话意象。上文提到，“水滴”的形象在《三体》文本中经历过一次转变，从美与善的代表转变为杀伤力武器。而在这一转变发生之前，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水滴”是三体文明派来的和平象征，极少数个体率先察觉到了“水滴”蕴含的危险性，这种率先的察觉，是一种动物性的复归，在神话思维中表现为“直觉”。

关于神话思维的直觉特征，学界部分学者认为其与神话思维的原始性息息相关，即，神话思维是一种原始思维，而直觉性作为原始思

²³ 刘慈欣，《三体 II·黑暗森林》，页 307。

维的重要特征，自然也被神话思维所具备。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提出：“原始人和我们（即现代人）一样，是根据直接的直觉、直接的知觉对所感知的东西迅速地几乎是瞬息之际的解释而行动的。”

²⁴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原始思维中，主体对于思维对象的感知是在瞬间完成的，具有直觉性。在原始先民的思维过程中，主要是凭直觉去感知外物并把握事物的属性，因此他们创造的神话具有很强的主观倾向，这就导致神话中的形象有极强的主观想象的特征。在由各种形象构成的神话“万花筒”里，我们找不到清晰的思维程序和步骤，只见大量形象的组合、重叠、错置，用逻辑思维和艺术思维都难与把握住这种形象、情节之间奇特的流转，只有靠直觉才能领悟它的某些基本动机和暗示。²⁵

以上古神话中的神祇祝融为例，《山海经》中记载其处南方，兽身人面，乘两龙。祝融是夏神、火神，有生长与炎盛之意，其本身作为一个神话意象，其中包含了方位、时令、季节、人文等多方面意涵。这个“兽身人面，乘两龙”的物象，与其中蕴含的诸多观念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通过逻辑推理或抽象分析的思维方式完成的，而是以“直觉”的方式一下子完成的。²⁶原始先民通过直觉的方式赋予祝融这一形象诸多意涵，使之成为一种动态象征的模糊集合，而想要在这种模糊集合中体会到某种观念指向，同样需要直觉去判断领悟。

上文分析了神话思维中直觉思维的构象程序，即“使用直觉思维构象-形成模糊集合-通过直觉思维领悟”。学界部分观点认为，这一思维程序为原始先民独有，神话思维是一种原始思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这种思维模式逐渐消失。但是上文在引述列维-布留尔的观点时提到：“原始人和我们一样。”即原始先民的思维模式在现代社会并未完全消失，至少是神话思维中的“直觉”模式，同样可以出现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中。

²⁴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页425。

²⁵ 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页197。

²⁶ 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页196。

在科幻文本《三体》中，作者营造的生存环境和文明差异，使人类复归到了这一类似于原始先民的境遇。而在面对“水滴”这一超级科技产品时，人类掌握的智识在短时间内都失去了作用。正如原始人在创造神话意象时，无法使用逻辑推理、抽象分析等复杂思维能力，只能凭借直觉的方式勾连形象与观念，使其成为一种模糊集合。

在人类与“水滴”的初步接触中，“水滴”成为了一个直觉思维造就的模糊集合。它本身是混沌的，人类无法通过它的外部形象判断它的实际用途，只能通过想象为它赋予了诸多意涵。因为在第一次看到它时，人类一下子感觉到了美，因此便通过直觉，猜测它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但除此之外，它也可能是一个探测器，是一滴液体，是一只海豚，一个结晶，等等。水滴本身成为了诸多观念的集合，但是这些观念与逻辑推理、抽象思维等能力无关，只是人类通过直觉进行的一种感知。由于三体文明与地球文明的极大差距，人类的思维能力在超级科技前并不能派上多大用处，只能通过最原始、最本能的方式进行认识。

人类的直觉思维使“水滴”成为了一种模糊集合，这种集合是混沌的，是多向跳跃和浑然动荡的，想要从这种模糊集合中捕捉到某种意涵，也只能使用直觉进行感知。在人类与“水滴”的接触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水滴”是美与善的，有一位名叫丁仪的科学家提出：“我感觉不好。”²⁷他说不出为什么，只能说这是一种直觉判断，而人们对他的直觉是敬畏的：“他提到直觉，想想他的直觉都发现过些什么吧。”²⁸

丁仪的这种直觉，正是列维-布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的表现，是“直接的直觉、直接的知觉对所感知的东西迅速地几乎是瞬息之际的解释”，是一种下意识的感知。这种直觉思维中存在着一种动物性，是远古时期人类在残酷的生存淘汰过程中留下的一种经验。《三体》

²⁷ 刘慈欣，《三体 II·黑暗森林》，页 300。

²⁸ 刘慈欣，《三体 II·黑暗森林》，页 300。

中人类开始进入宇宙生存，要面对比地球更为严酷的生存法则，人类便在求生本能中恢复了这种动物性，通过直觉感知和判断。丁仪能够从“水滴”的混沌意涵中准确地捕捉到危险的存在，正是通过运用直觉，这种运用，也体现出对原始思维的一种复归。

第四节 发现与总结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三体》中关于“水滴”的描写，显现出了一种神话思维。这种神话思维具体表现为“水滴”所蕴含的意象特征与直觉思维特征。其中意象特征包括形象、情感、集体性三个方面，在意象的构建中，也包含了直觉思维的运用，而无论是意象特征还是直觉思维特征，都体现出一种原始性。

虽然学界对于神话思维是否是一种原始思维存在争议，但科幻文本拓宽了传统文学的叙事空间，让人类生存重新拥有一种原始性，这种原始性是多方面的，生存空间的陌生化、生存法则的残酷以及人类智识在宇宙面前的渺小，都使人类在宇宙生存中处于一种类似于“原始人”的状态。在这个维度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人类思维重新拥有了原始思维的特征，实现了神话思维的复归。

因此，科幻叙事中的神话思维体现出一种既具有原始性，又以现代人为载体的兼顾模式。这是科幻叙事对于传统文学的一种超越，也拓宽了神话思维的研究范围，展现出新的可能性。

引用文献

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刘慈欣，《三体 II·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王怀义，〈论中国史前神话意象的构象方式〉，《民族艺术》2015年第2期，页135-139。

王钟陵，〈神话思维的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页207-223。

王钟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王增永，《神话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袁珂，《山海经校注》，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

袁珂，《中国神话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

Holyoak, K. J., and K. Koh. 1987. "Surface and Structural Similarity in Analogical Transfer." *Memory & Cognition* 15 (4): 332-340.

Kolstad, Arnulf. 2013. "Huma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versus Animal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y* 4 (5): 488-493.